

中华传统经典诵读大会“状元·榜眼·探花”畅谈—— “寒窗”心仪篇 “高中”随想录

状元 徐罗艳——

- “乐府诗硬是挤出一条阡陌小路”
- ◎ 最爱篇目《宋词三百首》



垂髫之年，我已手捧《唐诗三百首》。第一首会背的是《清明》。高中时期读的传统文学最多。《诗经》中的诗歌，有的浓丽、有的清雅、有的质朴，让人回味无穷；魏晋南北朝的文赋，虽然奢靡华丽，却又极具风骨，道不尽的风流绰约；唐朝的豪放诗，仗剑高歌、神采飞扬，尽显盛世恢弘之气……

到现在工作也有七年了，国学一直不曾放下，也放不下。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很多人在手机上、网络上看书，我却依然从书店背回一本書细细品读。读书，要的就是书页翻动时充满节奏和韵味的沙沙声，要的就是手腕轻拂间残留的丝丝墨香。最近倾心的是乐府诗，这是很难碰触的一段璀璨记忆，文字的重量负担不起，纷乱的历史无从援引，而乐府诗硬是挤出了一条阡陌小路，让诸如“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”之类的绝响更加动人心弦。

榜眼 张人匀——

- “唐诗就有4万8千多首，我要学得更多些”
- ◎ 最爱篇目《琵琶行》《滕王阁序》

大人告诉我，自我牙牙学语，父母就开始教我认字了，每天早晨和晚上教我认读古诗。天长日久，我就会背了很多古诗词。我认识的字也多了，就爱上了读书。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我就悄悄地把家里的《岳飞传》等大本厚书拿到幼儿园去看。老师有时候还叫我念给他们听呢！在上小学之前，我就会背诵600多篇古诗词。其中有我最喜欢的白居易的长诗《琵琶行》和词句很优美的《滕王阁序》。我还认读了一些古文，有《陋室铭》、《岳阳楼记》、《醉翁亭记》等。在上小学一年级开学第一天的第一节课上，老师就让我为全班同学背诵了《琵琶行》，我很高兴。

字认多了，书看多了，进小学学语文就比较轻松，对数学的理解能力也强。我从小学背古诗，开发了记忆力，对英语学习也很有帮助。因此在上小学时，我就有比较多的时间看我喜爱的课外书了。几年来，我大概看了有200多本大书，100多本科技书刊。经典古诗文开启了我的心灵。但是古诗文太多了，光唐诗就有四万八千多首，我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更多些。

探花 胡怡泓——

- “我之所有，经典相伴”
- ◎ 最爱篇目《渔家傲·天接云涛连晓雾》《前赤壁赋》《归去来兮辞》

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”，是《诗经》给我韶华的芳心；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是《楚辞》给我深沉的思索；“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”，是《论语》给我为人的智慧；“俱怀逸兴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”，是唐诗给我浪漫的心怀；“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”，是宋词给我唯美的情愫；“晓来谁染霜林醉，总是离人泪”，是元曲给了我眼角眉梢的一动情……思之念之，有缘国学，我之所有，经典相伴。

“愁城怨难迁，锁黛起思怨。意曲付青笺，羞人忘书言”，是我回应了唐诗的浪漫；“对影剪灯，只道青丝梦。颦笑见赠。心事迟难问”，是我回应了宋词的唯美；“武陵人远去日近，柳丝凭阑夜淋铃，怎别君”，是我回应了元曲的眉目传情。青春作题，唤我心意，落笔提笔，诗来诗成。所谓“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”，大抵如此罢。 本报记者 朱光



周红(左)和上海评弹团演员在弹唱《木兰诗》

▼ 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陆澄(右)和市民诵读达人赵倬成在领诵《岳阳楼记》

► 华师大和上师大学生在合诵《诗经》
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



► 刘安吉在领诵《楚辞》节选《九歌·国殇》



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，而在文化

评委 李耐儒（上海秋霞阁传统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）

朱自清在《经典常谈》一书中说：“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，而在文化。”经典诵读，不是为了培养出诗人或文学家，而是为了把“真善美”的种子撒播在每一个人心，让他们拥有仁义敦厚的秉性、高远明达的智慧，这是新时期高素质人才必备的素养。

诵读，可以让我们避免走马观花式的学习、支离破碎的理解。清人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写道：“藏书不难，能看为难；能看不

难，能读为难。”可见，“读”和“看”是不一样的。在阅读过程中，从停顿节奏的把握到音调高低的斟酌，从语速快慢的掌握到语气韵味的揣摩，或激越奔放，或沉郁低回，都能让我们感受到经典文本的简洁蕴藉之美、敦厚诚信之善、明理通达之智，从而能够让我们拥有更为深刻独特的阅读体验，激发阅读兴趣，调动起阅读经典的主观能动性。

参加这次比赛的选手，绝大多数没有

接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，那么为何会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参与呢？其实，深层次讲，这是一次市民的自我觉醒。认真诵读时会发现，这样的文字似乎是大脑深处的“潜记忆”，这是先贤遗传给我们的文化基因。

在民众的“潜记忆”被唤醒之后，身为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的底气与自信便油然而生，这些正是三千多年来牢牢拴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。